开放时代，从构想到落地：S 计划、OA 活动的发展演变历程和实践进路

马雨涵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全球化发展潮流势在必行，这种趋势也同样延申到了学术场域，科学全球化视角和知识共享概念频频被提及，OA 出版已经成为了在学术界不可忽视的话题中心。而当下我国的学术出版业态在国际的 OA 趋势中仍处于迷茫和艰难的停滞的初探阶段，在当前全球性的开放获取趋势逐渐处于风口之际，国内学术机构也应该关注国际学术出版的动向，及时的吸纳和借鉴相关的期刊管理和出版运营的商业经验，从而维持学术出版业态内部的动态平衡，建构高质量的科研体系和论文出版机制，并能够在不断地优化中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降低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获取门槛，促进学术资源的无差别共享和传播，让知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有效推动全球视域下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开放获取；数字出版；开放科学；知识共享

一、引言及研究背景

2021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审议通过了《开放科学建议书》，这标志着开放科学概念将迈入全球共识的新阶段。《开放科学建议书》从国际层面定义了开放科学的共同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并提出一系列有利于在个人、机构、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公平公正地实施全民开放科学的行动。学术出版，作为开放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和大型学术出版商的重视。其中，对于 OA 发展趋势的讨论和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不可忽视的焦点和重点。尤其在近一年来学术圈的争议和全球性的开放获取运动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宣传并落地推进后，可以看到，开放获取将是整个科研学术业界的大势所趋，而更加深入的开放获取是整个学术出版界的未来。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学术研究的跨地域性和跨学科性会大大增强，这些合作会进一步促进各国、各领域间的学术交流，而开放获取出版是更加适合这种潮流的一种方式。目前全球贫穷国家正在减少，但各国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科研强国更需要对科研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知识援助，将新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共享。

如今的我国的学术出版业态在国际的 OA 趋势中仍处于迷茫和艰难的停滞的初探阶段，国内目前已经有相关学者关注到这个议题，梳理了国外的 OA 运动和演变节点，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我国对于学术界的知识共享和文献的开放获取所需要的政策规定基础，资本经济上的投入支持以及对于出版商期刊高校等多方的协调管理上仍有不足。在当前全球性的开放获取趋势逐渐处于风口之际，国内学术机构也应该关注国际学术出版的动向，及时的吸纳和借鉴相关的期刊管理和出版运营的商业经验，从而维持学术出版业态内部的动态平衡，建构高质量的科研

体系和论文出版机制，并能够在不断地优化中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降低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获取门槛，促进学术资源的无差别共享和传播，让知识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高开放获取科学和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和易用性，提升我国的科研实践能力和在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国际上的公信力和话语权。

二、OA 样态阐述及类型拆解

1.OA 行动阐述及演进历程

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的核心是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免费提供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全文服务，一般由出版者付费。出版者付费模型的观念最早可追溯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核物理学家利奥 •西拉德(Leó Szilárd)曾开玩笑地提到一个遏制低质量论文的方法：科研人员应该在初入学界之时自行付费来为他们的论文出版买单。在 2002 年，布达佩斯的一次小型国际学者会议中，《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首次面世，这也是开放获取行动的概念雏形。而后，在《贝赛斯达宣言》(Bethesda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 Publishing）和《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发布后，“开放获取”这一概念才被正式定义。

开放获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和版权所有人赋予所有用户免费的、不可撤销的、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权；二是许可以任何数字媒体的形式、出于合理目的而公开复制、使用、发行、传播和展示其作品，以及制作和发行其衍生作品。

在历经了全球范围内十余年的开放获取的倡议和行动后，为了进一步推倒期刊付费墙，结束期刊订阅模式，实现知识共享和普惠，2018 年，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资助者团体宣布了一项大胆的承诺:他们资助的科学家应该在期刊付费墙外发表他们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它计划于 2020 年开始的日期被推迟，其细节也被调整。但经过多次政策争论后，该项目于 2021 年正式开始，25 个资助机构推出了类似的开放获取(OA)授权和规定。[1]

S 计划中参与主体以科研资助机构为主，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受其成员机构资助的研究成果必须在 OA 期刊、OA 平台上发表或可通过 OA 仓储获得，且没有禁制期。[2]尽管 S 计划带来了复杂性，但它已经催化了 OA 领域的转变。以前不提供立即发表同行评议文章途径的期刊现在可以提供给拥有 Plan S 资助者的作者，并且开放存取商业模式的实验正在蓬勃发展。OA2020 的协调员 Colleen Campbell 说，所有这些都是实现开放科学的前兆，OA 2020 是一个致力于用 OA 出版取代订阅商业模式的联盟。S 计划也可能有助于转变现代科学的度量管理文化。签署该计划的资助者表示，当他们为某项学术研究成果拨款资助时，他们将重视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的“内在价值”，而不是论文发表的地点或任何内容以外的外在因素。[3]

2、开放获取的类型拆解：

目前，OA 主要类型分为三种，绿色 OA 和金色 OA 是主流的出版模式和开放获取路径，而钻石 OA 则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将有潜力成为未来的学术出版发展趋势。

金色 OA（Gold Open Access），金色开放获取，是目前研究人员最为熟悉的 OA 出版类型。金色 OA 允许一篇文章在印刷出版后，所有人能够自由、永久地访问这篇文章的最终版本（即印刷后的版本）。该方式清除了大多数权限障碍，由作者保留文章的版权。通过金色 OA 发表的文章可以在完全的 OA 期刊（所有内容都是 OA 出版）或混合期刊（带有 OA 选项的订阅期刊）上发表。金色 OA 能够使得读者第一时间免费阅读到已发表的作品全文，能够最大程度的提升文章的阅读量，下载量和引用率。但金色 OA 在通常情况下需要向期刊和出版商缴纳高额的 APC（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即文章处理费，这对于作者及作者所属机构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定要求。例如被业界熟知的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自 2021 年 1 月起，对于需要金色 OA 出版的作者要收取高达 9500 欧元的 APV 费用。

绿色 OA（Green Open Access），绿色开放访问，也称为自存档，即作者把提交的稿件放入存储库，包括初始手稿、未经同行评审后的手稿、正式发表后的版本等，但是，禁运期过后，公开哪种版本，将由资助者或出版商决定。因此，与金色 OA 相比，绿色 OA 文章的版权通常由出版商或资助机构保留，并且有特定的条款和条件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可以在存储库中允许公开访问该文章，这被称为禁运期（embargo period），通常在文章发表后 6–24 个月。绿色 OA 出版在大多数完全的 OA 期刊和混合期刊中都可用。虽然它的价格较为低廉，但是文章的最终版本不能即可开放并被读者访问，并且被同行评议后的修订版本也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和存储。

钻石 OA 则是继绿色 OA 和金色 OA 后的又一迭代产物，也代表着开放获取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方向。022 年 3 月 2 日，Science Europe、S 联盟(cOAlition S)、人文学科开放学术交流研究基础设施服务联盟项目（OPERAS）和法国国家研究机构（ANR）共同提出了“钻石 OA 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一个可持续的、由社区驱动的钻石 OA 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它是指在不收取作者费用的情况下，发布开放获取的期刊，即作者和读者双向免费。由于不直接向读者或作者收费，此类出版商通常需要外部来源资金，例如广告销售、学术机构、学术团体、慈善家或政府拨款。目前，钻石 OA 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明显少于其他种类期刊类型的文章数量。而随着大型公共支持平台（如 SciELO、Redalyc）的出现，钻石 OA 模式在拉丁美洲取得了成功，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则不太成功。在“钻石 OA 行动计划”中，钻石 OA 代表着一个由相对独立的期刊和平台组成的系统，它们将从资源共享中受益。目前，我国已有一些期刊采取钻石 OA 模式，其中不乏入选 SCI 和“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多数由主管主办单位与国际出版机构联合推出，一些期刊也采取创刊初期使用钻石 OA 的模式，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由此看来，虽然已有各种形式的倡议和协定来确保 OA 模式的标准化，但在标准之内，期刊和出版机构依旧能开拓创新，探索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学术出版方向和模式。[4]

三、开放获取的优势与危机并存

OA 使得出版物和学术研究能够面向所有人免费的提供线上获取的途径，并且对于重复使用没有限制。这对于作者来说，无疑能够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分发，这种多渠道、无限制分发意味着作品的可见度和引用数的提升，直接的增强了作者的学术影响力指标。另一方面，学术科研成果也能借此走出学术“象牙塔”，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和各专业领域的组织和机构，让学术不止禁锢于“学术圈层”，而是能够被切实的应用落地于社会构建和塑造中去。哈佛开放获取项目主任 Peter Suber 表示，OA 是传统与新技术的融合，使前所未有的公共产品成为可能”。[5]在这里，“旧传统”意味着科学精神，而“新技术”则是互联网。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获取虽然打开了读者获取知识的门，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也许是一种阻碍的力量。 Valsiner 提到，“科学出版界的发展导致了源头上的新殖民主义状态，其中正在出版的“大部分”来自世界上能够支付出版费用的那部分……开放获取可能等于在另一端关闭它”。[6]另外，“掠夺性期刊”的出现也是值得我们所警惕的，否则将会带来与科学全球化相背道而驰的结果。

1、低获取成本带来强辐射力，全方位提升引用数和作者学术影响力

学术影响力经常通过引用次数来衡量，这仍然是研究人员、研究小组、研究所和大学的基本“货币单位”。[7]史蒂夫•希区柯克证明了，与 OA 文章相比，非 OA 论文在发表六个月后未被引用的可能性是 OA 文章的两倍。此外，OA 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数是非 OA 文章的两倍多。总而言之，

证据表明，就引文而言，OA 与学术影响力的增加广泛相关。[8]

2、学术研究不再闭门造车，开放共享推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研究讨论

如今的学术文章仍然只停留与”象牙塔中“，总被外界诟病“假大空”，很多文章都是基于“闭门造车”，缺少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也不具有落地实施的条件，与外界社会的勾连较少。这也归咎于如今的数据库和学术期刊的获取具有较高的门槛，如果不是在读的学生或者教师，很难有机会获取到可以免费试用的数据库和平台。同时，学术文章的评价体系无法贯穿于外界社会，在学界内的评价标准引用率等难以照搬到社会层面，因此学术文章的社会现实效益一直较为模糊，难以评估。然而，开放获取路径的出现将会大大改变这一现状，当学术文章可以被共享，讨论和参与也不再仅局限于高校和科研圈层，这样的学术研究便能够真正的指导行动并付诸于实践，对社会产生实质的影响。与此同时，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也能得到更公允的评价和测量。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研究论文中的引用，也体现在使用论文制订政策、学习、教学、开发产品等专业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体现在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上（包括博客、论坛、推特、脸书、微信、QQ），以及高校、企业和政府的信息发布等。[9]

Altmetrics 这个非传统的替代性评估方法提供了开放获取的学术文章具备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观点。当在 OA 中的文章被新闻媒体报道或在社交媒体渠道中被讨论时，Altmetrics 可以检测追踪到的文献下载、浏览、收藏、分享和评论等非引用行为，这些都可以作为评价这种开放性学术文献影响力的衡量指标。[10]可以看到，开放获取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可以完善科研评价系统，纠正原有评价方法中仅以影响因子和 H 指数等因素来评价科研能力中存在的不公正和评价视野片面的现状。

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谈到的获取门槛等因素的限制，与非开放存取文献相比，开放存取文章具有高度计量优势，也具有更强的扩散能力。可供开放获取的文章可以被社会多方主体通过各类平台和媒介渠道（例如期刊官网，搜索引擎，微信搜索，微博，知乎等）加以搜索，阅读，应用，从而实现了将思维创意和顶层设计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研发或者是政策制定的由头。换句话说，低门槛的的获取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学术圈层和社会环境的壁垒和隔阂，助推多行业多层级的主体广泛地参与到学术议题的讨论和交流中去。

3. 货币化的“掠夺性期刊”野蛮生长，破坏可持续的学术交流场域

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 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 Jeffrey Beall 最早提出，它是指依托学术性的开放获取，利用学术出版的黄金 OA(作者付费) 模式为由头，以快速轻松地获取利润为出版目的的期刊[11]这类期刊几乎全部为纯网络期刊，只要作者支付一定的版面费便可以快速出版(Pay to Publish) ，遵循松懈或不存在的同行评审程序，并且完全无法提供科学严谨性或透明度。因此作者则会收到“名不副实”的编委会发来的不真实、低水准的同行评议。这类期刊实际就是借由开放获取事业的发展漏洞来牟利，目的并非开放获取活动所倡议的科研成果的共享和普惠，而是为了收取高昂的版面费，并以此获得利润。长久以往，劣币驱逐良币，优质精良的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将会被快速挤压，而此类纯商业期刊数量将会泛滥式增长。它的野蛮生长不仅降低了我国学术科研成果的质量，侵害了作者权益，危害到了科研风气，也会对学术出版、学术评价，以及科学研究本身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威胁着我国科研诚信及科技强国的建设。[12]Sorokowski P 在 2015 年的一次实证研究中，通过向 360 个期刊提交虚假的编辑职位申请，证实了某些利益至上的商业出版机构的唯利是图和当下开放获取环境下学术出版业界的行业乱象。[13]

4. 商业出版利益杠杆倾斜，利润至上压榨精品期刊生存空间

传统出版商大致分为四类： 学术团体，大学出版社（例如剑桥、牛津、普林斯顿），严格的

商业出版商（太多无法列出）和“病态”的商业出版商（每个人手头或邮箱里都会有他/她自己的例子）。实际上，学者和前三种类型的出版商合作都是符合业界规定和准则的。况且，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学术团体和大学出版社通常会采用商业出版商的运营模式。无论如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并没有错，商业出版商试图将他们的利润最大化也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一旦他们赖以维生的利润和收入来自写作者，而不是来自阅读者，就会导致资金充裕的学术组织或团体难以进行内容和科研的深耕，而是通过更“直接简便”的方式快速发表科研成果。在传统出版体系中，出版的论文质量下降会导致订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收入损失，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订阅数量、收入利润和与刊物的稿件质量成正比的。但在这个方案中，开放获取意味着没有订阅这个概念，开放共享的内容界面没有了订阅这个利润杠杆，失去了读者的第三方监督和评价，这会使得曾经收录优质稿件、审稿标准严苛的期刊有水平下降的风险；更糟糕的是，质量好的期刊会因为 APC 所带来利润多少而拒绝优质的作品。显然，这会直接的导致学术成果的质量下降，也会滋生学术研究圈层的不良风气。[14]

四、我国的开放获取发展进路和具体举措

1. 落地 OA 活动和推广的创新与扩散，利用人际和网络双重渠道构建开放获取的用户感知

在开放获取周（Open Access Week，OA Week)这个连续十余年举办的全球性学术交流活动上，我国也应该吸纳和借鉴他国的 OA Week 的创新型主题和推广实践形式，从而拉动更多个人、群体和机构了解并参与到 OA 主题活动中去，提升 OA 学术共享和开放获取理念的扩散效果，增强人们对于开放获取的学术概念的基础认知，进一步的实现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学术共享和知识普惠的愿景。

开放获取周(Open Access Week，OA Week) 是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SPARC) 主办的一项全球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在 2008 年开放获取日活动的基础上于 2009 年正式确立，至今已举办十余年。[15]在开放获取周活动正式确立的最初四年里，活动的承办方是由各国的研究机构和高校自行担任，并自发进行活动主题的确定和开展。自 2012 年起，OA Week 咨询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会通过探讨当前的环境和最新进展来设计和确定官方的 OA 活动主题。委员会成员由来自联合国、欧盟、 SPARC、 PLOS、盖茨基金会等 29 家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的代表组成，其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都被业界所认可，具有极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这也使得 OA 活动周的高质量开展和更广泛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认可度。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各国和各地区的学界组织和机构会以官方主题为基础，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真实困境自拟分会场主题，举办相应的活动来共同商讨和推动本地区的开放获取和知识共享进程。

而 OA 开放获取运动自 2002 年在《贝赛斯达宣言》和《柏林宣言》被正式赋予了概念和定义后，虽然已经进行了 20 余年，但在我国的普及传播和实践影响范围仍有所欠缺，仍然停滞于某部分领域或者是群体，限于部分圈层的传播和推广，甚至不乏有高校老师和学生对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可以见得目前 OA 在我国得落地和操作尚有改进空间。罗杰斯认为扩散是指一种创新（新事物或新观念），经过一段时间通过传播渠道在某一社会系统成员间散播的过程。由于扩散涉及到新观念的采纳并会引发社会变迁，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传播过程。 罗杰斯指出影响新事物扩散进程的因素包括新事物特征（相对先进性、相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可试验性）；传播渠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采纳个体特征（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后期大众、落后者）；社会系统（随意决定、集体决定、权威决定、附随决定）以及革新机构的作用等。[16]我国可以通过

出版界，科技界、教育界较为知名的机构、平台、学校和组织牵头，作为创新者和早期采纳者的角色，邀请学界的 OA 领头人进行大规模的讲座和演讲活动，并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在各个高校和机构的官网和官方媒体矩阵号上推介开放获取的概念，多渠道多平台的铺设信息传播路径，起到开放获取概念普及和认知初步建立的作用。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我国一直顺应着国际趋势的步伐，自 12 年起每年都以演讲报告，展览或者是圆桌论坛的形式开展着 OA 的实践活动，积极探讨着中国学术出版界的实际问题和解决方案。但可以看到，这样的圆桌会议和传统的推广方式并不能触达到罗杰斯所说的后期追随者和落后者，他们甚至难以接触到知识普及的渠道，例如高校或者是专业学术机构的官网等。因此，为了让 OA 能够更好的扩散和推广，应该利用好当下的短视频，直播，音频，图文等形式，对 OA，DOAJ，APC 等与开放获取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学术概念加以生动形象的解释，将晦涩的专业术语转码译之亲民化，将长篇大论的文字转化为可视化，趣味化的科普短视频或者是 10min 左右的音频形式，并通过抖音，快手，微博，喜马拉雅 FM，小宇宙等具有大体量用户群体的社交媒体上进行推广宣传和介绍，让更多人群能够了解到这项活动的内涵和开展路径。

另一方面，在活动形式上，我国应该汲取英国和西班牙的 OA Week 方式，除去传统的学术会议和演讲论坛，可以尝试用视频放映，网络游戏，图书馆或者是 OA 期刊管理人员的采访互动形式进行推广，有针对性的开展主题的细化，并融入更多的可操作和实践流程讲解，比如如何发表开放性获取的论文，如何得到 S 计划的资金支持等等，如此才能切实的将开放获取进行推广，用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情景加以解读，并在交叉学科的思考、交流碰撞和讨论中得到可以具体落地的创意灵感和研究成果。

2、完善开放获取的标准化流程和规范政策，加强对于出版机构的监测管理

2022 年 3 月 15 日，Nature 发表了 Inter Academy Partnership 组织（IAP）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关于掠夺性期刊和会议的研究。报告显示，掠夺性期刊利用科研人员发表文章的压力攫取利益。目前，保守估计掠夺性期刊已超过 15500 种，甚至有消息称掠夺性会议数量已超过正常的学术会议，且正在快速增长。[17]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伴随着开放获取的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学术不端行为也在悄然滋生，利益至上的“掠夺性期刊”仍在野蛮生长。当期刊的利益与科学性交织在一起，不仅无法推动开放获取活动得以进一步发展，消耗掉其公信力，反而还会造成现有的学术科研体系能力的下滑和混乱。因此，我国科学共同体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应对开放实践探索中的各种挑战。我国学术界应重新评估和优化学术出版体系和科研评估架构，完善开放获取的标准化流程和规范政策，加强对于出版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制定“黑”名单、预警期刊名单等，从而维护学术共享和交流平台的健康环境，保护科研资源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塑造诚信的科研和学术出版图景。

2020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团队正式发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 》，“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发现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为建设中国科研发展的良好生态贡献力量（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分区表．《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 》正
式发布。[18]另外，对于不透明的 APC 的费用，也应该继续深度的调研和采访，并根据行业情况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政策，从而有效的管控不合规期刊的收费机制，也能进一步对我国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19]随着这一系列举措的搭建和完善，相信能够为科研人员和学者们提供参考和警告，防止他们掉入掠夺性期刊的陷阱中去。作者在投稿时要擦亮眼睛，选择有国际行业协会，例如 COPE、OASPA、STM 等认证的会员出版商；另外要从 Publons 这种第三方审稿报告和审稿人资格认证平台检查该期刊的审稿报告质量，以及是否由一些行业知名学者担任编委及编委数量

是否和出版数量匹配等。

参考文献:

[1] 公众号中文知识网《金色、绿色 OA 是什么》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883-6?utm_source=Wechat&utm_medium=socials&utm_campaign=d41586-021-00883-6

[2] 徐丽芳,陈铭,邹青,周伊,罗婷.开放·平衡·拓界：2021 年海外科技期刊出版动态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2(03):31-42.DOI:10.16510/j.cnki.kjycb.20220303.002.

[3] 《A guide to Plan S: the open-access initiative shaking up science publishing》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883-6?utm_source=Wechat&utm_medium=socials&utm_campaign=d41586-021-00883-6

[4] 中文知识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k0NDU1Nw==&mid=2247494157&idx=1&sn=24ce1a2b92e5fa6265888d8587d9d694&chksm=e944738fde33fa99bbb7984908632c05000afa00d9e1f0a3c11a3a98aa323af66b44b83094d9&scene=21#wechat_redirect）

[5] Suber, P., 2002.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https://www.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read;Guedon, Jean-Claude, 2017. Open access: Towards the Internet of the mind. 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https://www.budapestopenaccessinitiative.org/open-access-toward-the-internet-of-the-mind

[6] Valsiner, J., 2006. “Open Access” and its Social Context. Review Essay: Katja Mruck,
Gudrun Gersmann (Eds.), 2004. Neue Medien in den Sozial-, Geiste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7] Lawrence S: Online or invisible? Nature. 2001; 411(6837): 521.

[8] McKiernan E, Bourne PE, Brown CT, et al.: The open research value proposition: How sharing can help researchers succeed. Figshare. 2016; 1.

[9] 《Altmetrics 在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中的作用》https://zhuanlan.zhihu.com/p/374772900

[10] Liang X, Su L, Yeo S, Scheufele D, Brossard D, Xenos M, Nealey P, Corley E: Building Buzz:(Scientists)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2014; (4): 772-791 Qua)

[11] Beall J. Predatory journals and the breakdown of research cultures [J].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2015, 31(5) : 473 — 476.

[12] 江晓原，穆蕴秋. 科学出版乌托邦: 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 (下) [J] J] . 读书, 2018(10) : 21 — 31.

[13] Sorokowski P, Kulczycki E, Sorokowska A, et al. Predatory journals recruit fake editor[J]. Nature, 2017, 543(7646): 481-483.

[14] Politi P, Majumdar S N, Politi A, et al. Some considerations about reviewing and open-access in scientific publishing[J]. arXiv preprint arXiv:2104.01794, 2021.

[15] 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Week. About [EB/OL]. [2020 — 03 — 06]. http: //www. openaccessweek. org /page /about

[16] R o g e r s • E·M· (1983) ·D i f f u s i o n o f i n n o v a t i o n s (3 r d e d·) ·N e w Y o r k: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17] https://it.sohu.com/a/539761965_121228254
[18] [EB /OL]. [2021 — 01 — 20]. https: / /mp. weixin. qq. com/s/xbyJFtＲ2lezv6CyＲrkxsdA.
[19] 崔丽媛,刘春丽.开放获取S计划演进历程、动因及对我国的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04):102-110.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4.011.